

文化中国行

铜瓷

在指尖「缝补」时光



付忠华用金刚钻精准打孔。

夜幕低垂，昆明市盘龙区金庭小区一间工作室里，58岁的付忠华正俯身操作台前，他手持金刚钻，对一件破裂的瓷杯盖进行细致的“缝补”。小锤轻敲间，篆刻花纹的银片与铜丝逐渐让残缺的杯盖重获新生，化作一件承载新故事的艺术品。

作为云南省铜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付忠华深耕这一领域二十余载。付忠华提出“万物皆可铜”的理念，结合云南资源优势，首创以翡翠、黄龙玉、南红玛瑙等玉石为铜材料的“玉铜”技艺，不仅让传统铜瓷从实用修复升华为艺术创作，更使滇派铜瓷在国内独树一帜。

铜瓷是一门需要极致耐心与巧思的技艺，包括设计、篆刻、镶嵌等。付忠华介绍，修复一件器物需经历多道严谨工序：先将碎裂的瓷器拼合固定，随后以金刚钻在裂缝两侧精准打孔，再将金属铜钉嵌入孔中，最后用特制黏合剂黏合缝隙。

付忠华的这份匠心源自家族传承。其祖辈以铜瓷手艺为生。他幼年耳濡目染习得基础，2002年因茶友请求修复一把破损茶壶，他重拾技艺并发现市场需求——现代人铜补不再仅为实用，更追求艺术性与情感寄托。他坦言：“铜瓷修复的是物，延续的是情。”

如今，付忠华已培养50余名弟子，其中4人成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7人获评云南省民间工艺大师。在今年7月的昆明石博会上，他又新收6名徒弟。他还计划在昆明筹建铜瓷博物馆，展出明代以来300余件精品。

本报记者 黄兴能 文/图



用铜丝“穿针引线”进行缝补。



篆刻



篆刻花纹的银片与铜丝逐渐让残缺的杯盖重获新生。

乌铜走银

匠心与金属的对话

清晨，当阳光漫过昆明官渡古镇的檐角，陈平推开乌铜走银传习馆金大师创新中心的大门，工作台前，铜片、银屑与篆刻工具静静陈列。作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金永才大师的第4位入室弟子，陈平的一天便从指尖与金属的对话中开启。炼铜、打片、放样、篆刻、走银……十余道工序循环往复，乌铜的墨色与银纹的光泽在陈平手中渐次交融，续写着这项跨越300年的技艺。

冶炼乌铜是师徒口耳相传的“不传之秘”，在0.5毫米厚的铜片上篆刻纹样，线条需一气呵成，深浅毫厘定成败；最惊险的是走银涅槃环节，将银片放入乌铜上以千度高温煅烧，银与铜熔点仅差130摄氏度，稍有不慎则前功尽弃。成型的作品最后需要捂黑成器，在掌心反复揉搓，让铜色氧化为乌黑，银纹浮凸如雪。这道工序无法机械替代，唯有人体汗液中的微量元素能与乌铜发生反应，形成温润如玉的包浆。

2009年，听闻金永才招收学徒，陈平毅然拜师。三年炼心，每日重复捶打、刻线、熔银，陈平手掌布满灼痕与老茧；十年沉淀，他从学徒成长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。陈平如今自己也带徒弟，收徒的标准与金永才一脉相承：“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匠心，才能让乌铜走银一代代传下去。”

本报记者 黄兴能 文/图



炼化铜



用镊子在乌铜片上篆刻纹样。



走银涅槃是最关键惊险的一环。



对成品进行打磨抛光保养。

熬走时光

熬不走手艺

瓦猫

跃下屋脊 进入生活

在昆明市盘龙区龙头街小窑村一座陶艺传习馆内，张才指导着前来学习制作瓦猫的游客。揉泥、拉坯、塑形，一只形态威猛的瓦猫渐次成型——这件以陶土烧制的器物，曾是屋脊上的“镇脊虎”，如今成为工艺品走进更多人的生活。

2023年，瓦猫被列入云南省非遗保护名录。瓦猫以陶土烧制，昂首翘尾，寓意镇宅辟邪。小窑村的瓦猫尤为独特，其他地区多为4齿，这里却以8齿造型彰显凶猛霸气。“过去瓦猫是屋顶的‘守护神’，现在更多人把它当作手工艺品收藏。”张才说，希望能通过创新，让瓦猫从屋脊走向生活。

张才出身瓦猫制作世家，从曾祖父到父亲，手艺已传四代。他从小耳濡目染，16岁便独立制陶，坚守40余年。“以前做瓦猫谋生，现在是让更多人看到它的美。”张才不仅复原传统，更大胆创新，开发出双头瓦猫、瓦猫茶壶等40余种新造型，尺寸从7厘米的迷你摆件到160厘米巨型作品不等。他的作品被省市级博物馆收藏，让瓦猫从民俗符号升华为艺术珍品。

张才不仅创作，更致力于教学。他受聘为昆明学院外聘专家、3所中小学导师，在盘龙区陶艺瓦猫传习馆培养新生力量。40多年来，他教授学生超5000人，其中不乏年轻匠人。“孩子们一开始觉得瓦猫‘吓人’，但动手制作后，就被它的文化魅力吸引。”张才说。通过校园工作坊，他将瓦猫制作融入劳动教育，让非遗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。

从镇宅神兽到文化摆件，从家族手艺到公众课堂，这条保护之路诠释了传承的真谛——让非遗在时代变迁中，既保留根脉，又生生不息。

本报记者 黄兴能 文/图



拉坯



加盖自己的印章。



为瓦猫安上牙齿造型。



张才正在对瓦猫塑形。

藏族木碗

一碗载千年

迪庆藏族木碗历史悠久，可追溯至唐代，由于做工精美、质量上乘，深受周边居民喜爱。2022年，藏族木碗制作技艺入选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迪庆藏族自治州作为藏族木碗的制作地之一，技艺传承完善，大师云集。家住德钦县奔子栏镇的益西就是其中的一位能工巧匠，同时他也是藏族木碗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。

说起藏族木碗，益西眼中有光：“民以食为天”，木碗起源于我们几千年的分餐文化，我们走到哪，就把它带到哪，专人专用、专餐专用，不烫手、便于携带、干净卫生。它不仅是一个碗，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在以前，藏族人家中最值钱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木碗。”

一个精致、贵重的木碗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？跟随益西的脚步，记者依次看到了阴干、打磨、上漆等工艺流程。来帮忙的老师傅阎世云正一丝不苟地打磨木碗。“藏族木碗制作工艺有30多道工序，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制作出来。光是打磨，就得反复20多次。所以藏族木碗的质量很好，可以用很多年。”阎世云说着，手上的动作却一刻不停。此外，藏族木碗还需要反复涂刷漆油，漆油采自漆树，纯天然、无污染，这是藏族木碗外表光滑漂亮、环保耐用的原因之一。

益西的儿子次里品初今年32岁，他说道：“起初我对如何制作木碗，以及木碗背后的文化不感兴趣，后来到外地参观学习，才发现我们的非遗是多么的珍贵。所以，我决心返回家乡，用心学习制作木碗，继承好这一份手艺。”

本报记者 彭少杰 文/图



益西正在展示木碗。